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八

劾魏忠賢疏

天啟四年

魏大中

臣謹奏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于是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于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于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于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傳

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于下天怒于上故楊漣不惜粉身碎首為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為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為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于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為未有為其事而他人不知者又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于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

禁廷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
于上耳 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切讓次年以汪文言獄
羅織下詔獄許顯純酷刑拷訊獄卒受指與楊漣左光
斗同夕斃之

極言捕務不修疏

天啟四年

高推

臣聞天下之至微易忽以為不足畏其中實有不可測
之憂狙者視為故常識微君子每早計而豫防之若夫
四郊多壘鼠張虎視之輩蠭蠆四起糾衆橫劫苟不急

圖式遏亂略之策欲成久安長治之業其道無由矣臣
自丁未通籍中外無故桴鼓不鳴即有一二鼠竊狗偷
夫亦畏首畏尾躡跡潛蹤未有通衢大都之中青天白
日之下肆行剽劫旁若無人如今日者惟是東西交訐
加派頻仍海內動搖大盜蠭起以畿南則有沙河劫輜
之盜矣河南南陽縣又以劫殺守備張承茂告矣外而
窮鄉下邑萑苻探丸陸梁肆害弱肉強食者不知凡幾
也以近郊則撫按之家眷截矣出使之少卿又截矣下

而弱植孤蹤巨商大賈流劫殺掠道路以目者不知凡幾矣以都門則順天府庫劫銀二千矣真武廟衙許國熙被賊殺死六命矣若宦遊京邸明劫暗偷吞聲忍氣隱匿不以上聞者不知凡幾也臣甫任京營職司捕務昕夕冰兢食不下咽每私憂過計慮如漢季之赤眉黃巾我朝之劉六劉七往事之白蓮妖寇一夫大呼千百響應揭竿斬木弄兵潢池此其毒有不可勝言者又最可慮者近聞強敵欲從喜峰口進邊遠征既無兵革

之足恃近攻亦無捍衛之可憑此其禍又有不忍盡言者臣每念及此肝膽俱裂是可不為豫防哉防之則在守土矣守土賢則捕緝維勤消弭有道大盜無橫行之期守土不賢則玩愒成風禁戢無策小民亦無安枕之日是以渤海之盜以龔遂治之而自平廣陵之盜以張綱治之而自解關中之盜以王溫舒治之而自息若夫今日盜賊之縱橫其弊有二目前弭盜之急者其法有四弊何在盜之生也責不獨在盜也責在捕盜者貓鼠

同眠豺狼莫問親識也而故匿之以養交得賊也而故逸之以使縱甚有窺伺上官之意旨密為曲蔽之通同捕盜即為盜之人防賊乃匿賊之輩民何懼而不盜乎然盜之肆也咎又不專在捕役也咎在守土者捕獲計拙塗飾計工盜大也而飾之以為小盜有也而蔽之以為無甚且人賊俱獲而故縱之以示寬上下相蒙苟且了事則捕役何憚而肯拏盜又何憚而不肆乎法何在一日防微漸蓋小盜大盜之積也為虺弗翦為蛇奈何

若夫草澤初起制服猶易肱篋可除則除之探囊可撲則撲之萌芽拆而斧柯矣可令滋蔓難圖乎一日芟窩主蓋大盜小盜之藪也源之不塞流將何底若夫大憝巨惡廉得主名主竊則坐之以竊主強則坐之以強大羣渙而小羣亦空矣可令盤根據結乎一日勤捕捉蓋某日失事即令某日嚴拏盜尚未遠贓跡猶存一成鐵案則百喙莫解如驟雨當前令人欲避而無可逃是迅雷難掩之訣也一日嚴三尺蓋鞫盜憑贓若贓罪既明

應流配者即流配應梟戮者即梟戮律例昭然毫髮不貸如烈火在望令人畏之而不敢近是拔去病根之劑也夫令長弭盜之官也若保定若東安若文安不能禦寇而反為寇所劫則平日之疎玩可知已至都城內外容臣與巡視科臣嚴督捕役晝夜緝拏以清輦轂伏祈明旨亟敕各處撫按道府諸臣加意督屬各該有司軍衛遇有強竊即從實申報如半年之內盡數拏獲者即紀錄優敘倘有隱匿縱容朦朧不報坐視不拏即拏有

不及分數者輕則降級重則三褫庶法令明而人知儆
人心儆而捕緝嚴捕緝嚴而盜無容足地矣此芻蕘狂
瞽事期可成如但曰言之而已乎實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盜賊縱橫剽掠皆
因地方官巡緝不嚴以致滋蔓這所奏著便行與撫按
官嚴行督捕不時申報有違玩的重行處治該部知道

請斥魏忠賢疏

天啟四年

宋禎漢

臣竊惟官豎之惡譬猶人腹心肘腋之疾未露當嚴為

防禦既露當亟為殄除絕其本根勿致滋蔓故免于當
斷不斷之亂臣不敢遠引即如正德時劉瑾朋比習非
初經科道交章論列處分稍濡而瑾遂夤緣復用幾成
不軌逆謀雖卒正典刑乃國體所傷實多矣萬歷時馮
保欺罔專擅隨被臺臣糾劾神廟遂赫然震怒將保等
正罪籍產嗣後近侍斂戢四十餘年間無復敢竊弄威
福者矣是在處置奸豎之法遲迅只爭頃刻利害輒判
千尋兩朝之已事可鑒也臣前有爵蔭不宜輕畀一疏

特為太監魏忠賢逞勢弄權已見其端竊思恩寵太過必將怙寵益驕因驕益恣貽禍且有不可言者故以裁溢恩請皇上者實以嚴防馭望皇上也詎意下忱渺薄未足仰回天鑒乃忠賢之恣肆果且日甚一日頃臣堂官楊連目擊憤發揭其諸大不法狀臚列入告中外臣民莫不傳誦稱快而不意竟蒙嚴旨臣從邸報中捧讀至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之語臣不覺悚然自念曰皇上而不慮及孤立也則已誠慮及孤立也則忠

賢者尚可一日留之在傍哉夫今掖庭之內非媚忠賢而爭求為容則畏忠賢而惟恐獲戾是皇上之前後左右無一非忠賢所植為私人者也章奏之間稍觸忠賢之所忌則必寢閣偶傷忠賢之所愛則必折抑是舉朝之正士忠言無一非忠賢所得而壅蔽者也故忠賢留而主勢適成其孤忠賢去而主威適因以振皇上何可不熟思之也憲臣疏中有謂積重之所移人人祇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是正恐黨與漸成而皇上將不免于

孤立也故請亟除忠賢庶幾可挽孤立之漸是正體先
皇顧命之惓惓而盡忠于皇上之苦心也皇上何可不
熟思之也矧忠賢在今日不惟有不容不去之辜亦有
不容不去之勢蓋人之奸惟未至發露猶或徘徊蔽飾
可望有省改求全之日一至摘發而仍得倖免必益無
復顧忌奚啻心驚于騎虎直敢氣揚于張鷟勢固然耳
今忠賢奸狀業已昭揭倘不及早處分勢且日益肆志
將如縱轡之馬決隄之水馳驟潰裂至于不可收拾羣

下所兢兢過計有不止主勢孤立已者弊一至此即寸
誅忠賢寧足贖哉皇上又何可不熟思之也且皇上所
以未忍遽問罪于忠賢者特以其効勞自先朝耳夫馮
保非亦事神祖于先朝為穆廟付託之內臣乎神祖一
聞其惡遂立斷而嚴譴之以今皇上躬堯舜之資懋法
祖之德豈以神廟能納臺諫之言斷之于保者而皇上
顧愁置憲臣之言靳其斷于忠賢乎竊知清燕熟思之
下必且奮然振挈乾綱無俟臣詞之畢矣臣昨草疏已

就適聞同官具有公疏因即列名共籲冀合詞易以動
天聽乃茲尚未奉有霽斷輒敢不避贅瀆干冒宸嚴伏
乞聖明念權璫之去留實關肘腋喫緊而乾斷之遲速
尤為利害攸分即將忠賢亟賜處治庶收盈廷忠益以
俾君側肅清則伏戎不復在旁斯黼座無虞孤立矣臣
無任悚慄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屢旨已明不得
又來瀆奏該部知道

極言濫舉縱貪疏

天啟四年

宋禎漢

臣惟外吏三年一入覲受計典至鉅矣而屈指今距計
事尚無浹月期云屆矣邇者皇上勵精獨斷自柄銓總
憲以暨掌科掌道攷功諸臣悉塵宸衷慎擇特簡一時
大小臣工無不欽仰聖明適當大計羣吏之時丕示人
政一新之象甚盛際已臣願効區區冀裨察典萬一者
竊以為激濁之用宜莫先于道府鈺鈺表著者固十
于甲科蓋臣起家外吏矣嘗見道府鈺鈺表著者固十
居七八然間或有一二不肖者其播惡必倍甚于州縣

蓋彼恒自恃為莫敢問也即有問者亦必待于積久不可掩護之餘則其貪壑已盈矣況且有未必問者乎又嘗見甲科中亭亭循卓者固亦十居七八然間或有一二不肖者其狼狽必倍甚于鄉貢蓋彼恒自視為不至敗也即有敗者亦必待于潰濫不可收拾之際且雖寒灰可燃矣况真有不必要敗者乎吏弊人情一至于此倘不著實綜覈及早摘發則此膏枯髓竭之氓復能堪鴟張虎噬之官哉至于卓異之有舉以風良也迺見舊時

在外所擬方面必屬省會道府有司必屬俸深甲科詎知舉異何等關繫使惟省會之是拘則是人因地重又思惟俸深而後預則是挨年取貢耳甚有煩言已嘖于衆口而該省顧惜情面猶欲以混充亦有官評共見為平常而入京締藉輿援徑得以濫竽似斯弊習又何貴于斯舉為也夫卓異者非常之謂須真才通八面而後可謂異人之才須真守嚴一介而後可謂異人之守非常之名必有非常之實方足以當之又必有非常之寵

方足以酬之苟既標為異品而攷覈生平曾無異于儔伍作用則盛名難副或既褒為異等而比及遷擢仍無異于尋常資格則殊典轉輕臣竊謂今次此舉寧刻無徇寧少無多多宜不過數人而止而此數人者尤必採諸本省之報牘質諸舉朝之公論有實見其某地某狀可據為異才實見其某時某事可據為卓守者而後錫以宴獎之榮隨即優以不次之擢是非常之寵與非常之實相副勵世磨鈍道無踰此者倘一時偶難其選則

寧闕其典以示慎重勿濫其人以充數也其于風良庶
有實效乎賊吏之拏問以懲貪也迺見彈章所臚列賊
私每以千百計而究竟莫追其二三即前次大察提問
亦十餘人矣詰其賊果能徹底窮究盡數追完以入公
帑而佐餉需乎恐未必其然也且如陶朗先六十萬之
贓已經科臣勘結千真萬確屢奉明旨嚴追者而猶輟
轉支吾廣營開脫矧夫付諸該省之提問者撫按不過
下之司道司道又轉下之府廳供贓滿紙追時多成子

虛銷繳無期限比祇應故事有懲之名無懲之實吏更何憚而不貪也臣竊謂今次有應拏問諸人其在朝者即付法司訊究至追完日亟行分別配遣以正其罪其在任者移文各該撫按務要勒限問結勒限追完如過限未完即將問官一併參處則犯者足為殷鑒而人不致效尤問者重于自顧而法不至曲骫其于懲貪庶有實儆乎夫茲時司計諸臣皆仰荷皇上特達之知倚任以振久弛之紀綱而滌積利之治道者則各矢虛公共

圖整頓諒諸臣有同心焉而臣尤欲以舉行實政四字
為當事者殷殷望之庶幾協方新之人煥維新之政計
典因以有光而吏治民生均有賴矣伏乞聖明省覽臣
言如有可採亟敕各衙門申飭施行 疏入得旨近來
吏治日隳甚至濫舉卓異縱貪官該部著實綜核舉行
陶朗先如數追贓還作速具奏

修政恤民疏

天啟四年

宋禎漢

臣聞天災流行何代蔑有故自古聖帝明王不恃天之

不降災獨自恃有轉災為祥之一法從克謹天戒以克
享天心無不立效者恭惟我皇上躬天縱聖明之資敷
敬天勤民之政謂宜天休滋至而雨暘時若也詎意年
來災異疊見入春方有風霾地震之警徂夏而亢旱且
日甚一日中外人情莫不皇皇然懼人窮之已極何天
怒之未艾耶臣愚竊以為惟君與天精祲相盪善敗相
因故災異之來天所以仁愛人君也遇災思懼君所以
善承其仁愛也攷昔苦旱之甚者莫如商湯之世而致

雨之捷者亦莫如商湯之世觀其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言未已而雨方數千里矣是惟君乃能格天也明甚載觀其首舉以自責者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是格天當先圖其政與民也又明甚茲誠欲轉災為祥轉旱魃為甘澍即羣臣深憂私懼無益也惟在穆清之上于政與民之間實加之意而已夫政最關繫者莫大于詔旨之傳宣臣伏覩冬春以來言有稍觸忌諱輒多留中即忠盡補牘而竟斯吁俞今之恒暘而不雨得無應是歟

近且有甫奉明綸旋聞反汗令臣下惶惑而莫知適從
今每欲雨而復暘得無應是歟以至謹直之優卹屢經
籲請猶未得焉而恩詔幾莫彰夫大信中旨之親裁間
出票擬所弗及焉而輔臣苦莫効其贊襄是皆關于政
體之大者而已有不節之虞漸成否塞之象又安得不
為亢旱之徵也乃民之失職尤莫今日為甚矣比年徵
調頻仍而戰死者逃死者不知塗炭幾許生靈邪教蠱
起而從妖者敵妖者不知芟除幾許民命此其厲氣原

足以干天和而況弊政又足以離衆志自加派之今日
繁閭閻之脂膏血髓已遍吸遍乾焦枯而無起色自攷
成之法日峻有司之追呼敲扑每如焚如灼悉索而無
了期即使天行無水旱之災而比屋空虛到處蠢動識
者已切杞憂更奚堪夫災祲之稠疊耶臣憶去歲給假
家居時適值臣鄉累月苦旱米價踊騰人情洶洶在福
州則古田閩清在建寧則松溪浦城在漳州則詔安山
谷間遂有聚衆千百揭竿肆掠者不旬日而亂萌踵至

閩省震驚賴一時在事諸臣協力幹旋幸不及于大亂者幾希耳迺今以臣所聞旱魃不獨在京畿也外而河之南北山之左右楚蜀關陝之東西皆非無事之國也而皆有赤地之災無麥秋之望饑饉方且洊臻盜賊安得止息是民已思亂而天復若以旱挑之亂焉言念及此誰不寒心尚可泄泄焉不為此子遺計哉今之時加派雖未易卒省然如科臣所言陶朗先何棟如等確有實跡之贓共有數十餘萬尚無一文之納查皆久經奏

題奉旨抵餉矣獨不可上緊勒限盡數嚴追或亦可寬
加派之銖兩乎攷成誠不得不嚴然如餉臣所言舊額
遼餉三年內計共該一百四十餘萬未經給發不審貯
解何地業已奉旨查覆矣獨不可立刻清出給濟夏餉
或亦可緩攷成之須臾乎他如徵收火耗一節非不屢
奉嚴旨禁革炳如日星無奈有司奉行猶然裒如充耳
祇見餉額有加則耗羨輒隨之加倍故加派者小民無
窮之害而不肖有司之利也有察吏之責者獨不可加

意詳訪不時特糾數人正法追賊懲一警百或亦可令
陋規之漸洗民生不至重傷乎蓋方今之民害已如火
之燎原不可撲滅但得寬一分則民即稍寬一分之生
機緩一刻則民即稍緩一刻之死路故求莫求寧者能
就未易猝省中曲求其省就不得不嚴中曲解其嚴猶
庶幾于失職之民補救萬分之一即于惠民之天挽回
萬分之一耳至于州縣俸未及期者議暫免覲俾各地
方得免署官之騷擾而復得賴正官之撫綏各有司得

省道里交際之浩費而且得免因公科斂之污名誠為
救時良策業經科臣尹同臯與臣同官李應昇劉之待
先後具疏蒙允下部計當事者軫念民艱必與覆行然
覆之此其時矣倘更遲時日則越在遐方者恐已假裝
于途借以派索者恐已染指于鼎又何如速覆之利民
更普也凡臣所言或諸臣所已言而未見諸行或諸臣
所欲言而未竟其說竊念就政與民之間以求格天之
實端不越此輒敢不避瑣賾懇乞皇上仰念謹告之蘊

隆俯軫予遺之湯火慎傳宣于出政之地速敕所司布寬恤之條則側身思過既遠同乎商湯而露禱致誠更近法乎神祖如是而天心猶不昭格天澤猶不旁流者臣請受妄言之罪伏望聖明採納施行臣無任悚慄待命之至疏入得旨旱災修省當條行實政何得動議詔旨且軍餉緊急欲以追贓抵充加派遼餉方查舊額便欲停緩攷成此等條陳緩急何賴宋禎漢不諳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矢心入告嚴杜請託疏

天啟五年

范景文

臣行能淺薄一壑自甘久已無志世用猥蒙聖恩不棄
起之田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綿力重任難勝兩次具
呈堂官求為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即沈疴委
頓何敢再為偃蹇且當聖明勵精求治臣亦妄思澄清
銓序有以上裨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圖
職業之念不勝其圖榮進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
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鶩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

遂茅靡瀾翻至此母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
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天下亦中人多耳此實教之
使競而欲其恬漠寡營詎可得乎臣即不肖不願使奔
競之風自臣而開伏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
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
高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即欲私一人亦不
可得斯不亦明白畫一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
更于何論其由別徑不問可知將何顏以對天下且年

來舞文玩法更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
清穴窟而自已先有拖帶打疊不淨官長作事最難欺
者左右對此輩又何以為顏臣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
請託臣不能為之諱臣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
願諸臣勿為臣等諱選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以一
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為矯飾不情也
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
慣俛仰一意報國先在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

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下人材為天下惜之朝廷名器為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夤緣熟徑入人膏肓不有以力砥之而競逐無已廉恥風微其為世道安所終也臣故豫揭癡腸苦心道破無非欲天下各圖其職業各愛其名節恬漠寡營共偕于大道豈曰小補之哉自成成人之道似無先此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次第上請而夙昔盟

心首以入告伏祈天語丁寧庶無隕越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疏入得旨這本說的是以後陞除推用一循
資望可挽競風務著實行如有故違請託的指名參奏
該部知道

簡兵屯守疏

天啟五年

朱爕元

臣謹題為備陳協戰之難亟議固圉之策伏祈聖明治
臣不效之罪立賜褫放敕部速議良圖以無誤封疆事
臣行能淺劣濫荷重任適黔禍震鄰奉旨協援屢接黔

省督臣蔡復一手札移會春初舉事臣因各兵調集一面檄各將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師二月十一日會兵大方一面移咨黔督去後至二十七日遵義監軍僉事盧安世呈報到臣云黔省大兵已檄正月十五日渡河奉黔督令二十七日會兵水西城適該省參將許成名于二十日到府隨于二十二日會兵進發等因臣遂飛檄永寧一路鎮道毋泥前期俱于正月三十日點發過河至二月初二日據盧僉事塘報副總林兆鼎率同侯

良柱陳一龍等併黔中副將許成名會兵先發板山營
胡斯化等攻破樂蒙沙溪巖孔一帶併力前進至二十
三日于白蠟坎與賊對敵賊勢猖狂我兵出奇分三路
包截將賊殺敗斬級三百六十三顆二十四日至八里
水西賊追趕陸廣官兵甚急我兵接抵護出趙僉事并
滇毛兵七八千等因又據大將李維新道臣謝渭許士
奇劉可訓塘報副將秦衍祚同鄧懋官潘應奎孔全斌
等前進赤水一路初五日至層臺有馬兵殺手至海子

大路來截各兵奮勇對敵斬級二十顆生擒五名俘獲男女一十五名口器械牛馬不計坐營劉宗良張洪烈郭起柱張令等前進龍場一路行至養馬司賊猶擂鼓渡河張令衝鋒右手重傷一箭追賊大敗共斬級三十餘顆溺水死者無算自是兩路賊俱深避不出捉獲黔省潰兵王佐等始知黔兵已退各將疑阻未敢遽進等因臣當檄各兵撤至赤水衛馬鈴堡兩處屯劄一面差人至黔省移問進止知該省路苗蠭起未能再進臣思

嚴兵待敵已匝一月賊雖遠避必有狡謀該省業已暫停偏師未可深入隨于三月十二日檄道將退還永寧減汰新調且耕且守聊固吾圉獨是仰奉成命經營歲餘不能建尺寸之效以慰皇上西顧之憂纓髮徒懸逍遙貽咎臣之罪于是無可贖矣顧臣碌碌所處實難敢誦言而無諱可乎夫奢崇明父子雖未正藁街之戮然黨羽擒斬財用罄乏獸奔鳥徙仰人鼻息所恨者安酋未受戎索甘為逋匿耳臣稔知安酋原非勁敵去歲犯

黔普定三戰而三大敗今歲犯遵義亦大敗夷之最驍
雄無如魯仲賢羅奇前歲犯古蘭一戰而擒斬厥後傾
巢犯永寧又一戰而宵奔官兵非畏之也祇是一入其
界百徑千歧既佯退以誘我又扼險以邀我高山密箐
倚木皆巢深洞峭崖無處非窟重以陰雨晦蒙罕覩天
日雖有智勇未免張皇夫人能搏出山之虎而難逐鋌
險之鹿者形不利勢不便也今日用兵全為三逆即殺
賊數千百人而不得元兇何濟于事此一難也兵既深

入夫運必不能前採野無獲伏莽難防無論利鈍難知
即戰而勝黔滇不牽其前賊併力邀截必犯情歸之忌
此二難也據黔督移約令蜀兵東出遵義西進畢節而
黔專進陸廣是蜀環賊之三面而黔獨處一又以水西
城為信地計黔省至陸廣為程二日由陸廣至水西城
亦程二日蜀自瀘州至永寧為程四日自永寧至水西
城為程九日由遵義而進無官程可稽然大約須六七
日多寡遠近之數迥然懸絕此又難之難也夫蜀民之

困極矣馬已竭而猶求鴻欲集而無所吸髓既空揭竿
欲起外則建昌松潘羣夷在在跳梁內則屯戍各兵噉
噉待哺畫地之餽難啖無惠之法難振如臣庸闇實所
不支昔馬援平交廣狄青取崑崙皆越二三年而始得
賊首當時未聞隣酋有如安酋之肆逆亦未聞官兵直
窮其所匿也今日即不言戰而言守遵義逼近酋穴酋
豈忘情永寧赤水原非蜀衛奈地當全蜀之衝羣苗咸
伺新附未馴勢不得不守是蜀且新增二邊稍有疎虞

難遮竊發臣所為日夜徬徨寢食靡寧者也顧臣不獨
為蜀憂且為黔憂蜀尚有民而黔已無民蜀尚能耕而
黔久不耕無民誰則為兵無耕何由得食招募土司徒
滋騷擾之害遠候轉運更多劫掠之虞計日而戰數米
而炊前跋後蹙其苦更倍幸督臣蔡復一按臣傳宗龍
皆赤膽勁骨肆應有餘西南半壁自當廓清但願皇上
寬以歲月大發糧餉勿玩小醜而急撻伐之功勿惜小
費而掣任事之肘務令完固根本翦除支蔓足兵足食

一舉而殲厥元兇即蜀局且不勞而結此不兩待之勢也臣方草疏據僉事盧安世揭報督臣蔡復一將移鎮遵義此扼賊項背最得地宜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速議便宜推廣餉額專委任而責成功戰勝固已在廟堂矣臣庸碌病軀不稱厥職自審甚明不敢逃罪仰望聖明立議削黜俾存殘喘高厚洪恩銜戴其有極哉除留兵需餉另疏陳乞外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詳校官檢討

臣朱依昊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

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

臣顏崇滿

謄錄監生

臣傅大光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九

請燬要典疏

崇禎元年

倪元璐

臣謹奏為公議自存私書當燬敬陳膚見以襄蕩平之
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
典之一書成於逆豎其議本可兼行而其書則當速燬
者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

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頃蹙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

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
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
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
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印紛囂改亦多事以臣
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能役史臣之筆亘
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
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
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

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
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竊假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
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
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燬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燬
必有受其累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
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
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昱等之附和希寵不足
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宏圖劉廷宣

等始處君子而不必求同既遇小人而自能為異本末
炳然雖有攸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
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
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不肯濡染而特以史氏
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詞臣之在
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
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極調維其
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

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
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
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
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
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
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不湮則公正之
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陛下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
鋟存書板盡行燬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

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摩信史凡闕三
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
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
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
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事統闕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 疏入得旨這疏持論虛平有裨新政該部
知道

辯楊維垣詆東林疏

崇禎元年

倪元璐

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為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為大咎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

不已必將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君子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為鐵案毋亦深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為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取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有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

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
大怪曠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
曠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曠且不附
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
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曠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纍纍
有徒乃欲獨誅一廷弼豈平論哉此曠所以閤筆也然
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
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曠獨不能殺之

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
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綸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
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即用更端以
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
修復是非無中立伏望俯賜鑒察幸甚幸甚 疏入帝
以論奏不當責之

舊餉告匱疏

崇禎元年

畢自嚴

臣竊惟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東而薊密一帶在在戒嚴

西而宣大二鎮時時枕戈至於山陝諸鎮叛服無常戰
歎靡定無地不設重兵無人不需月餉羽檄頻馳飛章
疊至非以數月無糧見告即以效尤寧遠為憂臣承乏
司計竭蹶諮諏敢抒固陋仰佐持籌一曰覈民運之逋
欠國初九邊主客兵餉俱有各省民運以資供億後來
間發京帑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無奈承平日久疆場之
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為必不可少之物其視民運積逋
漫不經心夫臣部舊餉缺額至一百六十餘萬猶竭力

供辦省直民運俱祖制額編乃任意延逋不知臣部之
京運亦府州縣之所解納億萬姓之所輸將與夫民運
何異奈何歧而視之也今後責成各鎮撫臣年終徑自
查參其山陝極邊地方有疲瘠太甚者准照腹裏上疲
州縣豫為題明量減分數其餘分別懲戒此後臣部先
儘民運原額以酌發京運之數倘逋欠仍前而參疏不
至異日邊儲有誤疆場之臣難他諉其責矣一曰議屯
糧之徵收祖制軍丁俱隸衛所各有屯田徵收本色入

官還充軍糧支放是即唐朝府兵營田寓兵於農之意
聖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此物此志也迨
後年禩寢深有子孫瓜分其田者有貧窶轉鬻者有丁
倒戶絕而埋沒無存者有田本硤确而荒蕪不治者不
才武弁既視為乾沒之資奸猾軍旗又恣為延捱之計
又或無災而稱災不遵納本色而告納折色每石多不
過三錢又且緩征逋負於是屯糧之設什不得五而祖
制盡湮沒矣為今之計似當行委府佐官員加意查核

有埋沒者則溯流而窮源有荒蕪者則設法以開墾清查完日地方撫按具實奏聞造冊報部定為額數徵收本色入倉非遇大荒不得輕議改折以饜奸貪之腹則屯糧漸復祖制之舊而邊餉亦稍助一二矣一曰嚴京邊之考成目今太倉如洗國家隱憂乃各省直京邊錢糧共止三百四十二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兩而拖欠者每歲約至百萬臣部將何所賴以撐持乎固緣百姓物力有限既完新餉頓逋舊餉亦由有司急新遺舊若曰

是可緩圖云爾至於考成之例止於薄罰降級玩愒易起今後臣部查有拖欠獨多者特糾一二從重降調夫度支之困極矣出入之數相懸生財之數已盡所恃九邊續命者止此惟正之供而積玩成習非惕以功名之路不可也一曰汰踰額之營制先年各邊鎮俱有一定兵馬一定糧料名曰經制如田之有畔不得踰越迨後督撫條議陸續添設總為固圉防邊言亦鑿鑿可聽然兵日增而餉日益後遂至於不可繼矣督撫虛心酌議

昔何以減而有餘今何以增而不足度其緩急設法裁汰以歸經制斯亦今日清餉之急務也蓋今日軍餉別無生之一法止有節之一法額外節得一分則額內留得一分矣總之清理民屯稽核京邊直還以軍餉之所固有而考覈經制澄汰兵食實祛其邊鎮之所本無伏惟采納亟賜施行 疏入帝從之

劾孫之獬請存要典疏

崇禎元年

吳煥

臣聞世開治平惟定一是臣子事君莫先盡禮有如行

僻言堅咆哮於君父之前以冀驚衆聽而懟至尊黨私
交而傷善類此不忠之大者也臣聞邸報見詞臣孫之
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燬
云皇上於熹宗嘗北面事現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
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
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
使於祖宗則失孝於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
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

人臣禮乎夫欲知今日要典之燬毫無損於聖祖神孫
之孝慈應先自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
原未嘗陷主於不慈陷主於不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
無題目故借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禁闥
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亢圖魚腹
踵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廷臣為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
神祖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實多
當時召對慈寧諄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

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
乃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
之觴一日哀思太過聖體恒羸崔文昇李可灼漫以瀉
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逝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嘗
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
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
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不平矣至於移宮一案誠
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震驚官府徑庭危疑

紛起誠早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宸奠鼎他
無遑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
眷無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彰顯已雖曰爭挺擊
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
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為孝而後
孝稱之為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
在今日又何妨於燬如以皇帝之制為必不可更彼偽
祠之建偽爵之頒位上公錫鐵券錫土田何一非稱皇

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愚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惟是功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德邪說橫行夫觸邪者為君子媚邪者為小人兩言可定羣品臣首疏即舉以入告顧有一疏之內一觸邪而一以媚邪甚至始觸邪而繼即以攻正變換無端何怪乎人言之及惟是始進雖未甚正而能首出攻邪或當徐俟以觀其將來之向往則政府主持國是萬不可不斷而其候似宜少需分別忠邪萬不可不嚴而其

路似宜少廣蓋遵王之路宜闢蕩平使天下回心易向以共遊大道可息紛囂而消反側如復有陰陽閃爍形迹顯露者必與衆共擊之今日宏開治平之象似應如是則有識者宜即以此意明告於皇上明商於政府乃何至倒置其詞譸張為幻政府本用嚴而名之曰克心本用斷而名之曰辣手將必至首尾兩端依違情面賢奸並進而涇渭不分羣言雜投而黑白莫辨養成一不痛不癢為過為命之世界而後可則又誰肯身任勞怨

擔當國是以開闢清明之治哉不幾上負聖明而邪正
倚角無已時也伏祈皇上將孫之獬立賜褫斥以為人
臣無禮於君者之戒仍諭政府早出視事一意擔當稍
示寬大而嚴闢邪說以定國是以息紛爭則世道立見
蕩平矣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孫之
獬狂躁宜加處分第已回籍詞臣閒局不必過求該部
知道

嚴行彰瘴以息羣怨疏

崇禎元年

吳煥

臣竊計是非者人心之至公也誅賞者朝廷之大柄也是非混淆即清時不能以定國是誅賞不嚴雖聖主無術以開太平況當泯替濁亂之餘必有一番大剖析大剗割然後可冀蕩平師濟之盛自逆璫煽禍世界倒翻賴皇上聰明神武立殛元兇旌忠起廢除奸逮惡之詔播告再三亦既彰明較著矣乃竊觀廟堂之上持論未見有畫一之繩刑官未見有明允之奏司勲未見有旌揚之典相蒙之久勢必至於相激恐元黃之戰復興有

負皇上宵旰求治之念臣竊憂之夫天下公非公是人各有良惟是自匿其心以閃爍於陰陽不測之境則相尋傾軋無已時自朝論紛紜以來南北水火凡再三變至閣臣魏廣微出挺而走險以其權拱手授之逆璫魏忠賢動稱中旨莫敢誰何時國中早已有內魏外魏之謠原其初意將借以驅除異己者為一時立勝局耳孰知國之利器不可倒持刑餘陰毒饕殘無厭逆璫騎虎之勢既不能下而儉邪狐假之羣又不可解於是驅除

不已因而戕虐擄掠不快輒動刀刃門戶兩字幾羅織天下賢士大夫而空之甚且伏甲宮牆張牙闔外震主之威幾危社稷誰實階之厲哉此誠國家一大厄運也然臣則謂此正天意欲助聖明以開治平故特生忠賢為世大逆觸之者為君子翼之者為小人若懸一西秦之鏡以照破天下之肝膽即陰陽閃爍無可藏身自此流品可清朋黨可散國是可定也臣跼伏田間靜觀逆璫自弄權煽禍之始以至殄滅其勢凡數變而在野在

朝諸臣不幸而身逢其殃其皎皎心跡確然可指者品亦凡有數等方逆璫宮廷露刃中旨侵權浸假有履霜堅冰之漸而能凜乎早見飄然遠舉則見明哲全身之智及羽翼漸布爪牙斯張赫然威焰方將擇人而食而諸臣首觸兇鋒明蹈虎口至身為齏粉則見捨生擊賊之忠及至網密無魚清流投濁必務驅除剗削而後已而諸臣挺持自若鍛羽投荒則見守正不向之操及至殺焰通天冤聲載道風雷震疊海宇張皇而能秉便建

言危詞激論直批鱗甲甘心責譴則又見忠憤激發之
氣而其間亦有欲進不可欲退不能而借差請告曲避
投閒以自完名節則見修潔自好之標乃有舉朝無敢
開之口觸石有必碎之威而伏蒲請劍首擊瘋邪以翦
璫翼則見朝陽鳴鳳之節又有事係邊疆典邀封爵岌
岌乎有蒙恬賜劍之危九錫加身之變而發憤上書抗
疏辭廕陰折逆謀則見當幾力諍之勇及至忠良已盡
篡逆垂成天地祖宗明威欲殛然聖怒未張伏戎在側

羣虎密謀積威未解而挺身犯逆慷慨擊邪如諸臣補
牘連章盡發罪狀則又見扼吭除逆之烈此其品雖人
殊而心迹洞然同抱忠君報國之念故衡君子者決
當以此為定鑒應從風波泥淖之中分別其所為君子
不應於剖心碎骨之後復強誣其為小人若夫建祠獻
媚貢諛養奸其作俑當先者固蓄欺君賣國之謀即附
和同聲者徒知保身固寵之計廉恥喪盡衾影懷慚誠
何顏復廁於冠裳之列乎至於天人共憤罪狀昭彰國

有典刑決不容毫髮假借者如劉志選梁夢環之傾危
聖母田爾耕許顯純李永貞李實等之同夥殺入田吉
倪文煥劉詔等之贊謀助逆立當肆諸市朝投之荒服
而遺奸漏網更有一大慙曰崔文昇文昇為逆璫第一
腹心故特遣之督漕以扼江淮要害此其志不在小文
昇遂虎踞咽喉陵轢撫按剝軍虐民幾激成大變巡江
御史何早抗疏陳言立遭譴逐鄉官孝廉居然逮繫如
縛雞豚且與劉志選朋比逞威招權納賄東南官寮半

天下生殺黜陟俱出其手倘忠賢逆謀果成文昇必為
元輔此其罪在李實劉若愚之上速應逮問正法者也
乃若十孩兒中第三人曹欽程同朝共棄人類不齒言
之汚頰然其當先殺四御史以獻首功投入魏良卿崔
呈秀之幕傷殘善類無所不至科臣吳國華首發其奸
立致嚴譴併所薦熊江周詩雅無端屏斥至今未得申
雪非潘士聞力擊除之其叛逆之惡當不在崔田下其
臨出都門拜別忠賢口稱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

斷遂慟哭失聲而出如此異類兇殘亦決當提問追賊
以償三臣之命臣安敢避睚眦之嫌而不以入告乎皇
上旌忠鋤惡業已屢播明旨仰祈今日斷然行之蓋立
國之綱廉恥為重彼効死除奸諸臣如楊漣周宗建等
皆碎骨裂膚而周順昌至拔舌敲齒罵不絕口而死生
氣凜凜為臣死忠之義宇宙間尚留此一綫倘不亟為
表章人心幾至於漸滅而助璫殺人諸兇自非誅殛竄
逐亦無以懾奸黨而戒將來乞皇上明詔法司將田爾

耕許顯純崔文昇曹欽程等立提至刑曹正法應誅者
誅應遣者遣即奪諸奸恩廕以旌忠直此天意人心所
共快者也誅賞既明之後更邀天語申飭朝野守正諸
臣共濟同心若更有巧詆忠良及黨同報復者是即顯
悖明旨天威咫尺誰敢仰負聖明將國是可定平康立
奏矣 疏入勅下崔文昇法司鎖之馬房諸閹伏宮門
哭聲震帝座帝益怒逮首倡二監及文昇各杖一百發
孝陵淨軍就宮中處分原疏留

直扶吏治病源疏

崇禎二年

范景文

臣被命撫豫受事匝月懷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
為兢兢伏念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證之藥止
有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於察吏者
乎何也吏之能為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為貪又
必有牆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既已奕奕
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
既深覺察不暇彼之志遂肆膽遂張為所欲為無復畏

忌且分其囊橐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畏其奧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剡日騰於上而怨怒日盈於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悃悞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諺語今竟守為秘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即謂吏之多貪實上官教之可也又何誅焉

若其潔已愛民者有顯庸剝民自肥者有重戮昭昭垂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勵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主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於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有向風誰司撫綏激揚無效臣每為痛心思一力破此關然地處睽絕權在受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一官不需開報而又不能為鈞距之

術以耳目人所恃為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事哉所謂法者即以廉為法也已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致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廉而所黜者不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為法則莫如斷絕饋遺夫饋遺者以交際為名而賄賂為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肅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課了無沾滯而後真是非乃出真懲勸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

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故持一廉為
對證不若拈一法字法乃祖宗以憲後世皇上以繩羣
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奪除名饋遺非
贓乎枉法者通算全科受饋遺而有曲庇非枉法乎臣
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或無敢有越厥志臣若自言
而自背之無所逃說誑之律諸臣而仍不回心以相應
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臣未嘗負諸臣
即負諸臣臣敢負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施行臣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懲貪責成道府執法禁饋
甚得申飭吏治之要該部即與覆行

陳黥省情形用兵機宜疏

崇禎二年

朱燮元

臣自歷黔境乃知萬山皆苗獨上下六衛一綫通道迤
西畢烏赤永四衛久被酋隔計省城歸業者尚不滿五
百家敗址殘阡蕭條滿目祇有營哨各兵略為裝點該
先任撫臣傅宗龍以洎前督臣張鶴鳴皆逐衛設兵出
據屯堡迄今滇路疏通米不騰貴實有攸賴近日龍場

六廣乾溝佯狼割佐等處築城四座漸進逼賊大勦規模似亦粗立但此戰局也城多則守廣勢分則力微酋隔河立哨日夜眈眈譬則騎虎安能復下曩所恃者安其爵欲得官而效順今被逆彥逐入東川菁峒矣海子峒民兵居酋腹心頗有牽制今已淪陷矣入秋水涸酋必四出大犯此定勢也臣惟八年以來局面屢換或專言勦而殺其獻功之人益致狂逞或專言撫而未張撻伐之威酋亦不附今日之策在於以守為戰以戰寓撫

專講致人之法嚴為先事之防將必求於摧鋒兵必期於用命爵秩太易則精神全在競賞提哨太多則臨陣反相推諉業已申明備為訂定若墨陣紙兵謬居參贊之職白衣遊食爭誇軒蓋之榮此皆軍中大蠹臣先從此輩破情斥絕隨遍歷各隘觀其營壘移平就險改近據衝日取各將士較其膂力多寡試其銳弩槍刀三試而不中程者即行汰革其地方最為害者在於零星小功緣各將坐耗廩餼無可搪塞有虛報賊級而殺順苗

以送驗者有一將已經撫定而一將乘隙掩殺者有本
來投順而詭稱設伏縛獻駢首就戮者夫環點皆苗安
能盡殺御以威信總是良民況六衛腴土儘多全賴此
革耕墾惟是殺不當罪事每失信遂致鈞夷生釁叛服
不常臣三令而五申之逆則必勦毋縱惡以養奸順則
共撫毋此收而彼殺肘腋之間安靜妥帖然後一意圖
賊募耕墾以資粒食懸賞格以廣招徠戮訛匿以定煩
囂省差遣以絕需索清郵遞以節虛費把兵精勇者悉

收之降將有勇者參用之任忠實之士司選屢勝之弩
手用一將必求當一將之才養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
日夜孜孜不敢怠遑按臣蘇琰與臣同心持火攻秘方
親於公署督造試有奇效一切指揮風行雷厲司臣朱
芹等道臣張允登等皆拮据劬勩不遺餘力倘糧餉獲
敷三方畢會臣自當親率將士直搗長驅若其勢有可
乘機難明布用奇迭出惟力是視固不敢孟浪以蹈前
車亦不敢優游而稽天討蠢爾小酋伎倆有限安位一

駭豎子夷漢相猜各自爭攻正苗運告終之日仰仗皇上威靈一二年間或可滅此妖氛以少靖疆圉矣疏
入帝從之

議主客兵餉疏

崇禎二年

畢自嚴

臣竊惟方今軍興孔棘財用匱乏朝夕講求得一最耗糜之大端最節省之要着則軍餉中之客餉是已夫各鎮主餉之外又有客餉主餉者計口之需也客餉者非常之用也總計各鎮客餉已一百九萬三百餘兩矣客

餉之費不一其大者則有征調之費邇來征調漸稀即循例分防入衛者用亦有限而支放開鎖寧無九實一虛事故扣存寧無報一漏二至於以主為客調遣不離本鎮何以行坐兼支此不可議節省乎其次則有撫賞之費今宣大撫局方殷勢恐難惜小費至各邊叩款無日而奸弁仍居為奇貨此不可議節省乎又其次則有召買之費貴賤相權本折相生原屬善政今則高擡時估從中漁射鉅萬金錢半供飛銷此不可議節省乎又

其次則有修築之費夫一勞永逸工作豈成年例且估計報成冒破更自多方此不可議節省乎年來臣部按額題發而法阻於綜覈各邊計數責償而情憚於清理不分孰主孰客誰知用少用多及給發難前盡以危詞恐赫曰枵腹待斃此為主餉言則可耳其於客餉何與焉臣度今日之財用至不足之中各伏其有餘而以根究無人遂爾埋沒於因循徒使拖欠虛糜中外開一互諉之端而成一相沿之局亦誰思其究竟哉請及今亟

定節省之計以後臣部發餉先儘主餉其客餉必不可
已者各鎮督撫豫行造冊奏報勅下臣部核算無弊方
行題發各鎮仍於季報內詳細開銷或解運遷延各鎮
不妨於主餉中通融支散候客餉到抵補庶在各鎮用
之有實臣部省之有名而百萬之中可以節省過半矣
至於主餉仍合民屯兼本折而定經制務為長久之策
永垂可守之規亦籌邊裕國之上計也 疏入帝從之

請無急近功小利疏

崇禎二年

劉宗周

臣伏見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
小利而速近功夫今日所汲汲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
為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
不望風東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三空
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
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者非
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痼瘵而以司農告匱一時
所講求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

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
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克為循吏而撫字之
政絕上官以催徵為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
府庫之財不可得已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
煩苛事不勝糾人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
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
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
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

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於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
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
途益習為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
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
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
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
給為才諂又安所得賢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備
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且陛下所擘

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
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
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
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為
內降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數十年來以門戶殺
天下幾許正人猶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
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
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不

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壑蔽
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
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
以正萬民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
旦躋於堯舜矣 疏入帝以為迂闊然歎其忠

請撫卹三秦疏

崇禎二年

吳煥

臣謹奏流賊之戕害全秦禍中於西安漢中最烈廊延
宜雒之境實係賊大淵藪往來結聚處也臣自奉命巡

行離西安而北初至耀州又北而至同官其荒涼廣漠之景即已迥異長安至一出金鎖關則為宜君為中部鄜州寧州真寧千餘里皆荒山大川竟日行不見民居烟火累累白骨委溝壑臣每至一扼塞即向山谷之中搜飢民問之至一州縣必停車一二日遍訪父老子弟真聞真見乃知耀同宜中鄜雒寧真數邑之民自遭大荒大亂大疫之後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其六七子遺苟活惴惴焉皆團聚一隅其餘極目曠土遍地蓬蒿山窩

水窟盡為盜藪而此子遺之民既虞盜賊之復來又憂
荒地舊糧之拖累終日皇皇只思逃竄他鄉以全性命
臣再三撫慰許其即奏聞朝廷為汝料理無不感泣號
慟令臣不能仰視而府州縣官居其地者皆思卸擔求
去新選者多半聞風不來故延安府屬之官十缺其五
慶陽平涼二府之官十缺其七若目今不為計處二三
年必化為異域臣竊思此廊延寧真之地皆前朝所創
為雄都鉅鎮先賢韓琦范仲淹從此奮武揆文外卻敵

而內拱護者也。今何以一旦至此哉？蓋緣此地界在邊，腹主無專屬，故向來在內之臣委之邊，鄙在邊之臣視為贅疣。且土寒地瘠，三四十州縣坐定為老明經之缺，潦倒貪殘，無所不至。故官輕俗悍，一任強陵弱衆，暴寡魚肉刀俎而莫之禁戢，觀其可憐之狀，真如無母之子，流離荒野，直棄之悍奴豪賊之手，而無可控訴嗟乎！此三郡者，尚可緩視之哉！長邊踞其北，則三郡乃邊鎮之腹心，省會居其南，則三郡乃長安之門戶。如及今再不

料理使窮民散而盜賊叢則腹心化為毒蝎而邊鎮何
所恃以自固門戶盡為賊窟而省會何時得而安枕臣
愚以為欲絕三秦之亂萌必先從此地急為下手臣初
出巡時即與撫臣熟商及此及行至廊延目擊顛危方
且躊躇深計而督臣遺臣手書鰓鰓數百言所以為三
郡計者甚悉皆先得臣心之所同然敢不忌煩瑣一一
為皇上陳之一曰分荒熟以便徵輸延慶之地山深川
廣土曠人稀今值兵荒之餘且死徙相枕阡陌荒蕪

若仍舊額不為分別則遺民欲墾熟田先防荒累坐是束手欲逃應急令公勤之吏履畝註明將荒糧暫停為之歸併里甲止據現在徵輸百姓既樂於荒田之不拖累又曉然知成熟者之不可推諉將民業可安而錢糧亦易辦至便計也一曰緩舊糧以完新稅舊糧之拖欠已非一日之積今死者死矣逃者逃矣即現存遺黎皆鵠形鶉結苟活無計新稅固不堪為夙逋之償而趙甲豈能代錢乙之累即額欠不可頓蠲而徒挂空名亦無

益目下不若將此數邑暫緩舊糧使其一一完新新糧
不及額者官有常罰民有常刑則吏胥不能借名以混
清戶長亦難指舊以扣剋可以恤民力而亦便徵輸矣
一曰搜盜窟以拔禍本盜之不可盡也豈不欲悉化盜
為良以仰體皇上並生之願然無奈盜積有年按延慶
之南則尚有本地大窩營三窟以盤結延境之北則神
木府谷地方秦晉交界更多邊回賊聚千百以鴟張兩
地聲勢相應此皆亂民絕非飢民也依憑城社搜之急

則倡為殺良之說以挾官府防之緩則時逞咆哮之威而肆擄掠今若諭之不可懷招之不可聽必將大整兵威掃除之以拔數十年之病根不敢不先為皇上告者也一曰給牛種以續民命自盜賊興而民間資糧牛畜殺擄殆盡故有土既患無民有民又患無耕土之具幸皇上允罪撫贖銀賑濟候山西撫臣追解前來應令各州縣乘今秋穀價稍賤糴貯倉廩賑給此則撫臣先清查貧民戶口已有頭緒即當飭有司亟圖者也一曰選

縣令以託民依延慶平三府土瘠民貧俗囂糧欠故多
坐明經之缺不知欲濟艱危正需才幹一官到任萬命
攸關大縣必期揀選科甲即明經如恩選貢亦儘多青
年壯志此在吏部掣籤注選時一覽可見必須選擇精
明強固之人不然漫以龍鍾潦倒朽儒付之是直以萬
千民命委之溝壑矣一曰少寬疲邑考成以展吏才夫
考成之法以課羣吏豈容寬假然在上疲之邑難及額
即新糧不可寬而舊糧必祈通變如以幾年逋負責之

現在一人將州縣未到任先懸參罰以待之故來者悔而思去選者聞而不來其不肖者明知考滿無望貓鼠吏胥惟祈稍潤橐以去故民任瘡痍糧皆挂欠若得寬舊糧之罰而止考新糧之成則官得安心料理民生有賴國課亦得輸矣一曰平薦舉以鼓吏治薦舉之法從來明經盡壓於科甲之下即預薦者亦甚寥寥不知全陝州縣官明經十居其九我先棄之彼安得不自棄非棄官也是以數十州縣民命棄之也況現在臣所耳目

儘多錚錚自好在不肖者斥問宜嚴而能表異者薦揚
宜廣此今日振揚吏治之先務也一曰清宗祿以救民
困平涼宗室繁悍當事日抱隱憂止就宗祿免宗糧一
事論之有以祿少而欲免多又以無糧而包攬強免奸
貪吏書既通同以作弊不肖有司亦託詞以謝責民受
其殃而邊虧其餉端實由此計莫如申飭道府州縣官
盡數清查某宗應食祿若干應派定某州縣某宗應納
某州縣糧若干各先定一清冊以應食之祿配應納之

糧糧浮於祿則本宗找辦官糧祿浮於糧則有司找還
宗祿井然分明不容紊亂臣已經出示清理自非邀皇
上之命則有司法令不行此救平涼之民於水火最急
事也此數者乃為全秦決渙潰癰拔本塞源計行之非
一手一足之力今幸督臣與陝西延綏兩地撫臣皆念
切痼瘼同舟共濟臣一路巡行目擊危形心憂亂本竊
計當急從此下手故雖字踰限額不敢不縷陳於皇上
之前祈皇上天語丁寧下部勅賜准行如臣所奏請分

荒熟緩舊糧搜盜窟給牛種選縣令寬考成平薦舉清
宗祿許着實奉行計無阻礙則三郡肩背脊脊之毒可
除而全秦通體皆得安泰矣其關於邊防內患殆非渺
小非沾沾為延慶平三郡計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入得旨據奏延慶平三郡景狀殊可軫念安民弭
盜奏內八款允於補救有裨着各與覆行缺官速當銓
補勒限到任已補不到的吳煥便行查參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召募疏

崇禎三年

范景文

臣奉命撫豫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惟是與民
休息為第一義顧今天下民生瘁矣或困於水旱此患
在天者也或厲於盜賊此患在人者也尚可隨時補救
隨地銷弭不至大苦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
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
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
戶固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
而所僉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

不難倖免而免脫雉羅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脉幾
何役一着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
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即彼所謂能通神能使
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朘月削免與不免同歸於盡此
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憊者也豈不痛哉徃時建議者
心痛之變為條鞭法以闔境之力役均於闔境之丁糧
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於
公家者為誰有不賣妻鬻子罄貲於津貼者為誰是條

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便在民則民欲革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即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為格何蓋僉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於民間而民奔走以奉之嗟嗟民間天子藏富之地而反為彼外帑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誶此必至之數

也臣剋心蒿目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雇人收為議廩餉官差人解為議盤費倉漕為之議腳價官委人置驛遞為之議芻豆官募人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傾銷添搭幫賠之費徹底蠲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於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減耳官自經手官自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窟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於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慮

失利者獨胥徒耳置官以為民豈為胥徒哉如有日與
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
此百姓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惟是
含哺鼓腹以嬉遊於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即粹有水
旱盜賊亦有以待之豈足為厲哉臯臣司理東昌曾行
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
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沈痼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
而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斁所關於民生休戚者

最大故特披瀝於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敢一一瀆覽而畧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姓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着為功令敢有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參究不少貸將休養既久物力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由之矣 疏入得旨體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內革僉派行名募飭吏治安民最得要領便着定為例勿輕變更該部知道

督黔善後事宜疏 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夷之法必先內固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業已悉入版圖大渡要隘俱築建新城列兵據守既有扼項拊背之勢當為深根固本之謀從來人土財用原自相因參據衆議必須分建衛所責成有功各將久任世守不惟鼓舞激勵用為酬勸之資且因以勞來安集永杜窺伺之漸請備陳之安酋地方中有河一條安莊與普定適中之所為三岔衆水至此始匯為河織金臥這等酋皆由此出犯

臣於三年四月內牌行參將范邦雄在地方鐵王旗築城一座距安莊九十里普定六十里距河尚十五里建高寨一堡另設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底五哨以環之由鐵王旗迤北與平霸衛相對為思臘河係應察阿奎阿傀等各酋出犯之路臣牌行遊擊金良田離平壩西三十里樂平地方為三路總隘建城一座移兵屯劄又都司僉書任先覺率里民於七里房沿河築一石堡離樂平又四十里由思臘而北為簸箕隴又迤北十里為

鴨甸河又迤北三十里為鴨池河此則各酋會聚出入之大隘與威清衛相對隔一百四十里崇禎二年六月臣與御史蘇琰查此一路羣賊如毛先於距威清六十里乾溝地方督副將楊正芳一面驅殺一面建造石城以便駐師及後過河戰勝臣因與撫臣撤出各兵劄於河上總兵林兆鼎率同楊正芳陳謙彭應魁袁可成覃載勲等各將共於鴨池河岸上分定丈尺建城一座都司僉書任先覺亦於簸箕隴建城一座皆上據高原而

下瞰長流卽一葦片刀無不瞭然者自鴨池迤北三十里為大索橋乃各賊暗渡之所已建一石堡又迤北四十里則為六廣此酋千百年通省官道也天啟六年該前任御史傅宗龍行副將今陞總兵官王國正建劄佐等處五小城又崇禎元年前任督臣張鶴鳴會同巡按御史陸獻明行本官建龍場大城一座題奉明旨命名敷勇臣履任後與御史蘇琰酌審地勢去河尚遠仍牌行王國正責成將官方國安劉鎮藩於六廣河岸建城

一座又於迤北三十里虎場地方建城一座以防暗抄
自此迤北三十里為黃沙渡臣行袁桂芳於九莊地方
築城一座距渡可十里又迤北六十里為明家渡先是
崇禎元年督臣張鶴鳴行參將牟文綬建城一座題奉
明旨命名息烽臣閱其規制稍狹行參將牟文綬展拓
工未竣而奉調入衛臣行袁桂芳同守備牟海奇修築
報竣今年二月又於烏江渡口築一小堡過此河皆遠
蜀境矣以上各城如敷勇鐵王旗乾溝俱九里三分高

二丈鴨池息烽俱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廣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場九莊簸箕隴樂平劄佐俱三里三分高俱一丈五尺内外用石包砌以上皆在苗地控制河岸用以防邊者也貴州省城向苦湫窄居民多在此關首變將積聚盡焚以致大餒臣行王國正楊正芳陳謙彭應魁張舜齡孫志學袁可成覃載勳等共築新城一千丈悉造三門廣順州無城向苦賊害三年二月內行屯田都司孫志學定廣守備蔡紹周署州事都事馬

登崙新築石城一座洪邊開科地方該河防道僉事沈
翹楚親督築石城一座又安南普安二衛地方該參政
朱家民督率各將前後築新城十一座此皆防盜竊發
用以內固者也迺西四衛除永寧衛城堞無恙畢節衛
安酋代修其赤水衛普市所摩尼站多被毀掘該道參
政鄭朝棟會同總兵許成名督各將從新修造用以聯
滇蜀而馭夷通商者也以上各城木因於箐石因於山
採取扛擡則因之兵力惟木石二匠磚灰二窑頗費價

值皆各將捐貲督兵拮据共効臣與按臣或助工費或
犒工匠俱載部冊為費頗省臣據各將報到工次恐其
苟且塘塞於今年正月初八日自省出巡南至普安北
至烏江遍歷查閱至二月十七日回省查驗所報俱符
中有未建月城與丈尺稍不合者摘出修補今四月內
陸續俱報到臣該臣看得城垣立則屯劄有區田土闢
則粒食漸廣與酋相隔近則一河遠亦不過數十里聲
息易聞哨探聯絡若守之俾無失墜定無意外惟是各

將勞苦十年無不勅勅各懷出谷之思臣惟久任屢煩
明旨重地須用宿將近日兵部推用王國正為總兵不
惟人地相宜且見功苦得酬將士暮氣劃然一開此亦
鼓舞責成之關鍵也所有各款事宜謹具列於左一設
建衛所查得通省新城如安普十一座廣順開科等處
皆係內地祇是整頓舊日營哨因壘為守不煩更置惟
沿河自三岔起至於烏江內如鴨池敷勇各宜設衛鐵
王旗息烽各宜設一直隸守禦千戶所敷勇則以六廣

虎場九莊烏栗為四所劄佐小索橋四絞設為三哨鴨
池則以大索橋簸箕隴乾溝樂平為四所七百房安家
橋麥城設為三哨鐵王旗則以山京下窩化處蔣義架
底設為五哨息烽則以烏江明家渡落邦開科設為四
哨大小相權如臂使指無事荷鋤而耕有警一呼可應
為長久計似無出此一久任世守查得沿河一帶向為
苗地今俱各將戍守應增新缺除總兵王國正外如鴨
池副總兵楊正芳安莊副總兵商士傑鐵王旗參將范

邦雄六廣遊擊方國安初守六廣今調佯狼遊擊劉鎮藩樂平遊擊金良田九莊部劄遊擊袁桂芳籤箕隴僉書任先覺皆應責成久任內范邦雄應加副將方國安劉鎮藩應加參將袁桂芳應與實授敷勇鴨池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六員百戶各十員鐵王旗息峰宜設指揮各三員千戶各四員百戶各六員擇其勞久功多且專任版築之役者容臣酌議叙題世守再照九司尚存其三如養龍司土官蔡啟東底寨司土官蔡應吉乘

西司土官楊光綬家口俱被殺擄或無助逆實迹應照
播州袁初袁切事例改為世職副千戶附入息烽其產
悉聽照舊管業展省此贅疣且便控制一監臨提調衛
所既建將士晷布則勢易相畸而力亦易分如總兵官
王國正整飭沿河一帶奉有明旨除責成駐劄龍場時
時巡歷經理外中間統馭查覈必藉監司如沿河巡視
兼理屯田此河防道責任然官係添設未必久任如鴨
池鐵王旗一路應隸威清安平二道敷勇息烽應隸貴

寧畢節則貴陽府為提調各有界限庶便責成一官俸
兵食衛所既設土地亦闢添官必資俸廩設戍必需口
糧相應即以地之所出收取為用今計沿河一帶地儘
廣衍惟是各將士從去歲至今甫息水西之役又有狼
峒擺金大烘兩江之役未遑開墾近日又抽援滇省故
未能一一清楚大約二衛二所安定之後祇可用兵萬
人計舊例一軍授水田十二畝旱地六畝今應照二祖
成例量寬之俾足自贍其各官俸廩亦就中取足近日

現兵除下六衛省城并安南普安二衛外沿河一帶幾
及二萬自此地可漸闢兵可漸裁今方寓戰於耕後可
即兵為農其田現在清丈地方豪強侵占影射負固不
明者容臣一一以法懲之一更易新名二衛二所之地
經臣親閱二遍公署街市雖云草創亦可棲止街市團
集多者千餘少者亦有數百家生聚日久自當改觀如
數勇息烽於裏連雲有嘉靜氛恬波奏膚俱蒙欽命新
名今如鴨池鐵王旗樂平乾溝簸箕隴六廣九莊虎場

開科鼎站阿機尾灑定頭小龍場亦資孔乞請皇上俱
賜新名改易耳目一振僻陋其二衛應設經歷各一員
二所應設吏目各一員臣已行各將俱草創一署合勅
吏部選授以上各款俱因陋就簡草立規制臣疎庸闇
陋多有茫昧統祈勅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容臣遵奉
施行謹題 疏入帝從之

陳黥蜀連界扼要情形疏

崇禎四年

朱燮元

臣謹奏竊照黔之迤西四衛曰畢節曰赤水曰烏撒曰

永寧永寧衛與蜀之永寧宣撫司連界犬牙相錯向來彼此相安未有爭者自奢酋作難先將黔之弁紳士民恣行屠戮然後四出犯蜀其幸脫者或入箐峒或被掠賣或逃入烏蒙鎮雄十年以來不見天日今幸事寧稍稍還集流離瑣尾之狀有不忍見者夫哀鳴日久誰無安宅之思黍離可悲宜與生全之計顧此衛為黔蜀合縫之區若事不兩利情不交暢則措處失宜紛搆環起非大公之道長久之術也總惟照祖制以清界限酌近

勢以定規畫俾協於情而當於法則彼此自可相安而
地方庶可鞏固臣不揣愚闇謬列五款於左統冀聖裁
一黔蜀界址查黔之永寧衛設自洪武四年屯田五萬
三千二百九十畝其餘皆為四川永寧宣撫司之地舊
制宣撫司城垣衙署原在城外後因宣撫梗法生事議
遷城內以便彈壓自是宣撫司各夷與蜀人多相雜而
居今黔蜀紛紜互爭甚至假威權以恣虐嗟此孑遺多
有不保生命者近聞邸報吏部已陞有永赤同知蔣之

芳合責成本官到衛臣移會蜀中撫臣委府佐一員查
舊日街巷自辛酉以前為率喚集父老將街地逐一踏
勘某為黔某為蜀某為宣撫司各查出原址周圍丈尺
取各認狀是黔還黔是蜀還蜀則公道昭而人心自服
矣一蜀鎮駐劄蜀之幅員最廣設立總鎮原無定所惟
地方用兵隨處屯兵劄駐如松潘越雋遵義建武皆有
舊駐衙署今奢賊既殲水西就撫西則普市摩尼赤水
南則瀘衛建武交錯相環永寧一塊土反在腹裏查此

衛係黔省按臣出巡察考與提學道臣考試駐劄之所
今此彈丸地武士若林布滿街巷黔之軍衛士民曾不
得聚廬而託足焉夫以全蜀之大決不宜駐總鎮於黔
衛查自永寧至瀘衛五十里由瀘衛至建武九十里相
距頗近論形勢則建武扼控諸蠻最為要害舊有衙署
亟宜移駐即不然則瀘州衛或城外宣撫司舊基皆可
駐鎮惟將此一衛仍歸黔轄庶疆界明白而流移獲返
此似不待再計者也一川貴參將查永寧衛原設迤西

參將一員統束衛所各軍以資守禦及後改為川貴參將兩員交轄除黔用衛所各軍外蜀以鎮遠營兵輪番撥防奢賊發難時參將久缺新推萬全尚未履任以致縱橫無忌今川貴參將武聲華反移駐瀘州衛舊制盡失且黔中衛所各軍分屯歸伍誰為管束相應仍照舊制移駐該衛督修屯政嚴行操練兼飭蜀中防兵以修武事庶幾事有專責勢可兩利也一四川叙馬瀘道駐劄蓋四川之有叙馬瀘兵備副使原用以整飭兵防保

固邊境兼制鎮雄烏蒙烏撒東川四上府責任綦重守道已駐叙府巡道已駐瀘州獨叙瀘兵備向駐長寧縣今復移駐叙城相距建武永寧為期五六日最屬不便曩者永寧宣撫司棄為外夷蔑有彈壓以致尾大不掉今蘭土內外既入蜀之職方自應就近統理合將叙瀘道署移入蜀之寧衛宣撫舊基之內其於建武瀘衛相距不遠既便飭兵蒐乘兼可鎮夷消萌似為妥便夫總鎮則議移而兵道則議入者蓋文臣法紀清肅隨從稀

少軍民咸有依戴彼此自可相安也一宣撫司內外四里昔年攻入永寧奢賊父子遁走時臣未經履畝審據降目并蜀人習蘭事者俱云奢賊地有內外四里外四里地多平原與江安納谿瀘州合江仁懷壤界相接向來俱蜀人佃種照額輸租其內四里與水西接壤多荒山險固惟古蘭州稍有腴土俱係各目分管奢賊責令輪當驛馬蜀人曾未有至者是時餘孽未靖兵革方興臣因其舊習以外四里開屯贍兵以內四里分給降將

參據衆議謂有三善藩籬要害人自為守一也兵部題奉明旨賞格頗侈借土酬功不煩另賚二也効忠者即給土授官俾諸夷各把日後具有榜樣三也各將如羅乾象仗義解圍擒斬魯仲賢等甚至賊當陣斃其妻子而不顧羅京周殺逆寅於險箐胡汝高先赴義於成都又畢應白鄢介王心一羅甫宋武張令等聽劉養鯤之招仗義擒兇共出死力皆懸望酬賞以彰大信今准四川撫臣張論移會疏藁深審熟算欲建長官司俾令世

守業有確論其經理創始臣實首事不得不述其概至於近日時異勢殊道鎮持議或有異同又當隨時斟酌務求長便臣已在局外合應專聽四川撫臣與按臣酌量處分不必以臣議為據也以上各款統祈勅下兵部酌議覆奉明旨行臣併四川撫按二臣遵奉施行謹題疏入帝從之

蠲錢糧疏

崇禎四年

畢自嚴

臣竊惟百姓之所苦者在催徵而州縣之所苦者在彈

射在有司顧此失彼勢必挖新以補舊在百姓暮四朝
三何如蠲舊而除新試查照舊冊未完之數直截盡蠲
布告海內曰戶部天啟六七兩年舊餉未完俱照恩詔
概置勿問使百姓曉然於金石之令有司亦不致前後
瞻顧為猾胥所愚以困百姓則蠶蠲一日蠶得一日之
休息矣抑臣因是而並有請於六七兩年新餉之雜項
也夫臣與同官右侍郎周士樸題定帶徵載入考成催
督矣疏墨尚鮮臣豈忘此惟是天啟六七兩年省直雜

項臣部徒虛執其籍至崇禎二年各地方始認有定額
今欲以新定之額懸索未認之項於三四年前無論有
司實應且憎而催者自催逋者自逋其何以信功令且
雜項最多者惟抽扣一項而抽扣實在舊餉之中今舊
餉既蠲則不得不併蠲雜項也否則我欲帶完六七年
之二分而彼將割三四年之二分以應那東補西名完
實欠況乎完者之寥寥也臣竊憶年來搜括之煩沃土
亦鮮遺力參罰之頻循吏幾無完膚凡可為督逋計者

臣部不憚儘力行之矣乃時將夏季初限大半愆期豈有司之愚甘以其官為射的而徂緩征之小仁忘巖疆之大卹耶大抵民間止有此物力寅支卯糧則卯年之逋勢也郡縣止有此敲扑趨新償舊則新額之逋亦勢也臣愚謂欲急現額正當示寬舊額欲了近欠正當盡蠲久欠則從此現額之相續捷如流水或可計日以俟也此者秦晉災荒業已數年頃復旱魃為虐即齊豫江北之區俱見告矣若必待其籲請而後蠲何如恩自上

出者之足為感動也謹將天啟六七兩年未完舊餉并
天啟六七兩年未完雜項共銀五十二萬一千五百有
奇開列於後恭候聖裁其已徵收在官或起解在途者
地方必有文案若故為隱匿剋留者臣部得於訪聞定
執白簡從事即省直撫按亦自當據實簡查以聞也伏
乞勅下臣部將天啟六七兩年恩詔內應赦舊餉照數
豁免併六七兩年新餉內懸坐未認雜項照數停徵庶
省直得一意完新而亦用以蘇息災黎矣 疏入得旨

這天啟六七兩年各省直未完舊餉并雜項銀兩依議
照數蠲免以示朝廷軫恤窮黎至意其有已徵及起解
的仍着查明報部敢有乘機隱剋者定行重治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九